

1534
第二輯

第六種

黨治訓育叢書

于右任



第二輯第六種

總目



黨治訓育叢書

- 國民革命之意義……………汪精衛
- 黨與民衆運動……………汪精衛
- 主義與政策……………汪精衛
- 我們要建設怎樣的國家……………汪精衛
- 分共以後……………汪精衛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國民革命之意義

在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畢業學生會演辭

汪精衛

本校自從蔣校長廖黨代表奉總理命創立以來，爲時不過年餘，第一期的畢業學生，已經隨着蔣校長廖黨代表，成立黨軍，於今年東江之戰，廣州附近之戰，掃除反革命的勢力，最近又在廣州市鎮壓反革命派，解除反革命派軍隊武裝，成績燦然。第二期的學生，在未畢業的時候，已經參加上述各項工作，於今已告畢業，此後研究時代，告一段落，擔負責任時代，於焉開始，且日以加重，必能繼續上述各項工作，而使之擴大。兄弟對於第二期畢業學生諸君的前途，實在馨香以祝。

目前應該繼續的工作，第一是統一廣東。黨軍的目的，在全國而不在一省，但依工作的次序，非先將廣東統一，決不能着手於統一全國。證之民國十一年六月，北伐軍深入江西，連戰皆捷，而反革命派，在廣州蠢動，爲北伐軍後顧之憂，以致功敗垂成，可見廣東若不統一，是不能輕易進取的。以黨軍前此的成績而論，深信統一廣東的事業，必能由黨軍做成，而第二期畢業學生諸君，參加此項事業，也必能和第一期畢業學生諸君一樣的勝任愉快，此可爲諸君預賀的。

剛纔我們同在一起，恭聽總理的遺囑，遺囑的頭一句話，是國民革命。現在軍事委員會，定各軍統一的名稱，也是國民革命。兄弟想今日如果說些泛常的話，不如將國民革命四字，提出來討論一下，作為贈言，較為有益。

國民革命，是整簡的名詞，他的定義，總理在遺囑中，已解釋明白了。所謂國民革命，是求國家之自由平等，所謂中國國民革命，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何以不自由不平等呢？因為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誰將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加於中國呢？是帝國主義。所以國民革命的唯一目標，便是帝國主義，明明白白，無有疑議。帝國主義不倒，中國的平等自由，無從恢復，一切政治上經濟上的建設，都無從說起，所以中國目前最要的工作，是國民革命。

國民革命，實在是卑無高論，凡是有覺悟的國民，都能做到的。然而以前國民革命的時候，往往於一二重要條件，有所忽略，以致留為後日的大患。例如十八世紀時候，歐洲各國，紛起革命，而其結果，將革命所得的幸福，歸於少數資產階級之手，甚至取帝國主義而代之。這樣的國民革命，不止於世界無益有損，即於自己的國家，也未見有益。試看歐洲各國，最近社會革命的現象，及歐洲大戰時代的殺戮破壞，便可以明白。所以今日的國民革命，應該應於今日時代之趨勢，有一種

特色，和以前所謂國民革命不同。

本黨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是以三民主義為根據的。因為有三民主義為根據，所以國民革命的責任，要各階級的民衆共同擔負，而國民革命所得的利益，也要各階級的民衆共同享受，這是第一特色。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打倒帝國主義，這箇帝國主義，不只是中國的敵人，而且是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敵人。所以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就部份來說，是中國的，就全體來說，是世界的。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同時是求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自由平等，這是第二特色。有此二特色，所以本黨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是應於今日時代之趨勢，和以前所謂國民革命不同。

以上二特色，凡讀過總理三民主義的，都可以領略得到，而總理在遺囑上更有簡單明瞭的說明。所謂「喚起民衆，一便是第一特色之存在。所謂「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便是第二特色之存在。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達到此目的之方法，在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什麼叫做喚起民衆呢？民衆的最大部分，是農民工人，在未喚起的時候，農民工人，絕不知道

國民革命之必要，及至喚起以後，則農民工人必成爲國民革命之最大勢力，因爲農民工人的本身利益，與帝國主義是絕對衝突的，絕對不能妥協的，帝國主義之要殖民地，其最大目的，無非掠奪農民血汗得來的農產物，以爲原料，掠奪工人血汗得來的製造品，以爲商品，所以有了農民工人的利益，便沒有帝國主義的利益。至於商人，普通看來，似乎與農民工人利益相反，其實在殖民地次殖民地的商人，除買辦階級外，其本身利益，也和農民工人一樣，與帝國主義，絕對衝突，絕對不能妥協。因爲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是全國人民所同受，非商人獨能除解，而且商人所受不平等條約束縛之痛苦，較一般人民，更爲深切。帝國主義資本之壓迫，如金融操縱等等，政治勢力之壓迫，如關稅協定等等，皆是使商人永無獨立發展之希望，故商人於喚起以後，必能和農民工人一樣，參加國民革命運動。至於知識階級，他所受的經濟之壓迫，沒有農民工人商人這樣痛切，那就全仗他良心的壓迫了。國民革命時代，最要緊的，是集合全民衆的勢力，向於一箇目的而進行，決不可使之分散。這箇本是自然的，因爲他們所處的地位相同，所以他們的需要也相同，不過不經喚起，便不能集合，所以喚起民衆，共同奮鬥，是國民革命的最要方法。俄國大革命的當初，托爾茲基一派，專注意工人運動，而輕視農民運動，列寧則不然，他知道若不注意農民運動，則農民必與

工人階級分離，使革命的勢力，爲之薄弱，所以他注意農民運動，引他們參加革命，遂做成俄國大革命絕對大多數的勢力，使革命的基礎堅固不可動搖，這樣的革命辦法，是我們所當以爲法的。以上理論，可歸著爲三點：（一）革命本爲民衆的；（二）喚起民衆爲民衆自己利益而革命；（三）革命得到民衆的利益。

什麼叫做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呢？現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只有兩種：（一）是和我們一樣處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近如安南高麗，遠如印度，他們求自由求平等的需要迫切，和我們相同，他們的敵人，也和我們相同。所以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工作，我們和他們的聯合，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必要的。（二）是從前也和我們一樣受帝國主義之壓迫，而現在已能以國民的勞力打倒帝國主義的。例如蘇俄，他已使本國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壓迫，更進一步，要使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都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如列寧所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被壓迫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壓迫人的二萬萬五千萬人，革命的目的，是爲求人類大多數的利益，故此革命的義務，是要爲人類的大多數的利益而奮鬥。於這一箇目的之下，聯合起來，同盡義務，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必要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數，大概是十五萬萬，中國人數四萬

萬，在全世界人數中，占了四分之一，中國的國民革命成功，是使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類得到平等自由，更進一步使全世界人類都得到平等自由。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不是狹隘的國家主義，正是普遍的人道主義。

總理的遺囑，如日中天，應該讓人人去體認，不應該由一箇人去解釋。兄弟如今將自己一箇人的體認，敘述出來，與諸君的體認，互相印證，可以曉得國民革命的意義，如此緊要，如此偉大，總理所付托於我們的責任，如此重大。我們得了總理的指示的一條光明的大路，使我們生出無窮的與會。我們想着我們所負的責任，使我們生出無窮的勇氣。

諸君啊，諸君於今開始負着這責任了，向着那一條光明的大路開始前進了，世界終是光明的，中國的國民革命，終是成功的，只看我們的努力。

一箇人的理想，是無窮的，而生命是有限的。兄弟前天在廖黨代表追悼大會曾經稱述陳英士先生以至廖仲愷先生為黨犧牲的事實，以陳英士先生之精明強幹，只看到帝制洪憲摧敗，便一瞬不視。以廖仲愷先生之至誠無息，只做到楊劉掃滅，便一瞬不視。兩位先生的思想，至少也周於全世界，而其生命只限於一部分事業的成就。我們此後的生命，最多不過幾十年，少者幾年，最

少者幾月，皆未可定。只要在世的時候，爲國民革命，盡心盡力，做過一些工作，那麼，到生命盡頭的時候，正如孔子所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亦不枉爲人一世也。諸君啊，在諸君今日畢業的時候，兄弟敢以至誠爲諸君祝，

繼續總理遺志！

繼續廖黨代表工作！

打倒帝國主義！

完成中國國民革命！

中國自由平等萬歲！

世界上一切民族自由平等萬歲！

世以工一而百利口由不絕其

小則自由平等

安夫以國則到

一極國系

國則國則

國則國則

國則國則

國則國則

國則國則

黨與民衆運動

汪精衛

十六年七月五日

聞得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對於民衆，有一種流行語，說道：『你們不要相信黨的力量，不要相信政府的力量，只要相信自己的力量。』這可說是近來民衆運動一切糾紛之總原因了！

要民衆相信自己的力量，這意義原是好的，因為這可以促起民衆的自覺和自決的勇氣。但是叫他們不要相信黨的力量，政府的力量，這是使民衆和黨及政府失了聯絡，其流弊真不可思議！

我們先要問：黨是什麼？黨是以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爲基礎，黨是代表這些民衆的利益，爲這些民衆的解放而奮鬥。因此民衆欲求解放，必須受黨的領導。

國民革命，是一種鬥爭，詳細說來，是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對於帝國主義之鬥爭，對於帝國主義的一切工具之鬥爭。既然知道是鬥爭，則必須依着鬥爭的定律，所謂定律，如組織紀律統一指揮等等。不然，一盤散沙似的，如何能鬥爭？如何能戰勝敵人？

所以民衆必須受黨的領導，是一件不可移易的道理。

孫先生有見於此，所以在建國方略裏，諄諄說明領導民衆的必要，更在建國大綱裏，把方法次序，定得清清楚楚，由黨的政府，領導民衆，經過軍政訓政兩時期，將反革命的勢力，次第肅清，革命的勢力，次第養成，然後入於憲政時期，革命勢力的確定，即是中華民國基礎的確定。這革命勢力，是黨的政府與民衆合成的勢力，是不可分離的勢力，是使中華民國永遠存在和發展的勢力。

如今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卻叫民衆不要相信黨的力量，不要相信政府的力量。於是民衆運動，不復受黨的政府之領導，不但使黨的政府失了民衆，且使民衆失了黨的政府之領導，單獨與反革命勢力作戰，陷入重圍，終致使黨的政府，手足無措，欲救不能。這是黨的政府之損失，同時也是民衆運動之損失。

如今舉箇例來說：『耕者有其田』是民生主義裏所提出的，做農民運動的人，將『耕者有其田』來做口號，似乎是根據着黨的領導。可是民生主義裏，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同時還提出這主張的實行方法，說是『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不是叫農民起來，搶去地主的田，便算解決。孫先生還恐怕這種原則的話，聽者不能了解，所以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在廣州農民

運動講習所裏，有一篇詳細的訓詞，要從事農民運動的人，懸着『耕者有其田』的目的，一步一步的，向前做去，不可躡等，反致欲速不達。其最緊要的話，是『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農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致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我們要能夠這樣和平解決，根本上還是要全體的農民來向政府合作。』這幾句話，揭示從事農民運動的人，要把農民與政府的關係，親密結合起來，共同達到農民運動的目的，何等深切！由此看來，所謂不要相信黨的力量，不要相信政府的力量，實是與孫先生的指示，相背而馳，凡是做農民運動的人，應該深省的。

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對民衆說『你們不要相信黨的力量，不要相信政府的力量，只要相信自己的力量』這幾句話，除了拆散民衆與黨及政府的聯合，予反革命者以可乘之機以外，實沒有其他效用。因此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必須極力矯正此等錯誤，使黨能領導民衆，民衆能服從黨的領導。（政府是黨的政府，言黨則政府包在其中，以下可以類推。）由此所得之效用如下：

- (一) 能使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向於國民革命之共同目的而前進。
- (二) 既然說是一切民衆，則此等民衆除了一箇國民革命之共同目的以外，當然還有各

箇之特殊目的。此等特殊目的，常因利害之不一致，而發生衝突。這便怎麼樣呢？於此愈可證明黨的領導之必要。有黨的領導，則黨必能對於此等繁然各殊之利害衝突，而加以合理的調節，使之不致妨礙向於國民革命之共同目的而前進。

有人說道：『這樣，豈不是反對階級鬥爭？』不錯，我常聽見如此說。有些人固然極口稱揚，說民生主義，反對階級鬥爭，勝過馬克思十倍，而有些人，也不免暗中菲薄，說民生主義，反對階級鬥爭，全不懂得馬克思的學理。我以為兩樣說法，都是不對的。階級鬥爭，本來是社會一種現象，無論何人，無從否認。其所以生出種種不同的見解，全因對於階級鬥爭的態度，有種種不同。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少數資產階級，極力壓迫大多數無產階級，使之沒有鬥爭的能力，使之不能反抗。然壓迫愈甚，則反抗亦愈甚。階級鬥爭的現象，不但不能消滅，反而益加發達。馬克思看見歐洲私人資本主義制度積重難返，非激起階級鬥爭，使無產階級，打倒資產階級，社會經濟組織，終無翻轉過來之希望，所以提倡階級鬥爭，這為的是消滅階級。階級既消滅，則鬥爭自然消滅，故可說是以階級鬥爭，消滅階級鬥爭。孫先生看見中國私人資本主義制度尚未成熟，故主張遏抑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之發生，而以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實業，使國家經營所得，歸之民衆，民衆得了資本的

利，而不致受資本的害。這也是消滅階級鬥爭之一種辦法，故孫先生說師馬克思之意，而不用馬克思之法。孫先生民生主義裏，只說用不着階級鬥爭，並沒有說反對階級鬥爭，所以稱揚菲薄，都成了無的放矢。

我們相信中國之國民革命，是以帝國主義爲對象的，所以必須喚起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以從事國民革命。因此國民革命的黨，天然是多階級的。凡是多階級的黨，必不能以一階級的專欲而底於成功，故非各階級集合於一箇共同目的之下，爲共同目的而奮鬥，同時調節各箇之特別目的，則此各階級終不能得真正之聯合。黨的領導之必要，卽在於此。所以我們必要重新肯定一箇口號，說：黨及政府和民衆，站在一起，將所有力量，凝結爲一，成爲國民革命的力量！

主義與政策

汪精衛

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凡黨必有其主義，根據於主義而有種種政策。國民黨的主義，是三民主義，而所謂聯俄容共農工等政策，即是根據於三民主義而發生的。

聯俄的意義，在三民主義裏，說得最爲明白，三民主義之性質，是反帝國主義的，是非資本主義的，而蘇俄是反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最堅決最有力的國家，所以，國革命，應該聯合蘇俄，這是聯俄的真意義。

如果說，中國革命要受第三國際的指導，那麼，是加入第三國際，不是聯俄。

如果說，中俄在外交關係上，應該聯合，那麼，只是以外交關係的意義而聯俄，不是以革命的意義而聯俄，將總理聯俄政策的精神，完全消失。須知道中國革命，因爲要反抗帝國主義，所以纔有如此困難和曲折，蘇俄也因爲要反抗帝國主義，所以纔和資本主義的國家，結了不解之仇。如果雙方拋棄了反抗帝國主義之目的，則中國對於任何國家，都可以拉攏，何必蘇俄而蘇俄也正

好與資本主義暫時穩定之歐美列強締結什麼協商同盟，何必注意到這樣分崩離析的中國？

我們要實行總理的聯俄政策，應該在三民主義中得其真解，一方面共同反抗帝國主義，使中國脫離次殖民地的境遇，世界上多了一箇地大人衆的自由平等的國家，同時帝國主義便也多了一箇勁敵，一方面使中國革命不致走上了資本主義那條路，去步那帝國主義的後塵。

所以如果有人問我們拿什麼去聯俄，我們可以答道：三民主義之中華民國，與共產主義之蘇俄，都是反帝國主義的，都是非資本主義的，所以有聯合之必要與可能。

其次容共的意義，也在三民主義裏，說得最爲明白，所謂容共，是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共同致力國民革命。於此有一箇問題：共產黨員所信仰的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是不是有衝突呢？總理於此，有兩箇解決問題的方法：其一是教國民黨員的，說：『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箇好朋友。』其二是教共產黨員的，說：『我們今日師馬克斯之意則可，用馬克斯之法則不可。』凡是要實行總理的容共政策的人，必須要充分了解這兩層意義，並且要誠意接受這兩層意義。

如果對於共產黨員，見着就捉，捉着就殺，固然是與總理容共政策大相刺謬。

如果要將共產黨的理論與方法，適用於國民黨裏，甚至要將國民黨共產化，那麼只能說是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不能說是容共，必為總理所不許。

以上聯俄容共兩政策的意義，有許多人弄不明白，以致發生種種誤會，所以根據着三民主義的理論，加以解釋。

至于農工政策，拙著『黨與民衆運動』已經說明，其要點是黨與政府應該喚起民衆，爲民衆的利益而奮鬥，民衆應該服從黨與政府的指導，結合成國民革命的基本勢力，於此不必複說了。

此種主義之實質，即在於其對於社會之貢獻。其所以能為社會所公認者，在於其能解決社會之問題。此種主義之實質，即在於其對於社會之貢獻。其所以能為社會所公認者，在於其能解決社會之問題。

我們要建設怎樣的國家

汪精衛

十六年七月七日

對於這一箇問題，我願意有詳細的討論，但因為時間關係，僅能將主要的意思，簡畧的寫出。這箇須請求讀者的原諒。

現時世界上的國家，大別起來，不外兩種：一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一是非資本主義的國家。

現時歐美各國，雖國體政體有種種不同，但就其社會經濟組織看來，都可說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所謂資本主義的國家，其特徵如下：

(一) 資本主義的國家，其國內政治上經濟上的權力，都操於少數資產階級之手。

(二) 此等少數資產階級，對內敲剝一般民衆的利益，對外敲剝其他民衆之利益，所以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實為同物。

(三) 此等少數資產階級，對內固似敲剝一般民衆的利益為目的，但有時對於一般民衆之抵抗，不能不採取應付之策，或在物質上與以安慰，或在精神上與以麻醉，使之忘記苦痛。至其

對外敲剝其他民族之利益，則老實不客氣，遇有抵抗的時候，惟有以機關槍大砲來對付。

以上三點，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之特徵，所謂共和盛軌，拆穿西洋鏡，不過如此！

除了這些資本主義的國家之外，新派的蘇俄，可以說是非資本主義的國家。其特徵如下：

(一) 其國內政治上經濟上的最高權力，都擁於無產階級之手，由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做成勞農的大同盟，以鞏固國家之基礎。

(二) 由勞農專政，經過軍事共產時代，轉入新經濟政策時代，以漸達到共產主義之最高目的。

(三) 爲反抗資本主義，要做成一條西方無產階級東方被壓迫民族之聯合戰綫。

以上三點，都是蘇俄的特徵。在新經濟政策時代，雖然容許私人商業資本，但因爲國家的最高權力，操於無產階級之手，這些私人商業者，不能不仰無產階級之鼻息，以求生存，絕沒有平等的權利。

我們所要建設的是怎樣的國家呢？

資本主義的國家麼？從理論上來說，如建知道中國國民黨裏頭有民生主義在，便知道中國

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決不會走到資本主義那條路去。就事實來說，中國今日並沒有強大的資產階級來做國民革命的主力軍，爲何會走到資本主義那條路去？這是不消多說的。

然則我們所要建設的，是非資本主義的國家了！這當然是的，祇是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是否完全和蘇俄一樣呢？

從前列寧說過：『中國人在很快的時期內，便將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斯達林加以解釋道：『列寧絕對沒有說中國革命將要抄襲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列寧只是說中國人將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這箇意義，是說中國革命除了有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的共同點以外，還有他自己的特徵。』這樣解釋，是正確的。無論那一國的革命，都必有其特徵，所以無論那一國的革命，都不能與其他的國完全一樣。

然則中國革命的特徵在那裏呢？

我們要知道，各國革命，無論是法國大革命，是俄國大革命，要其目的，不外革命的民衆蜂擁起來，推翻國內原有的統法勢力，而奪爲己有。法國大革命之目的，在推翻君主貴族之統治勢力，其初原是一班平民起來幹的，後來統治勢力卻落於資產階級之手。俄國大革命之目的，其初亦

與法國相同，自二月革命成功以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統治勢力，至十月革命，資產階級，卒被打倒，統治勢力，遂落於無產階級之手，這是和法國不同的地方。總之，所謂革命，不過推翻國內原有的統治勢力，而奪為已有。雖然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曾經受過各國的干涉，俄國革命的時候，曾經受過各國的經濟的封鎖，並且暗中聯絡其國內的反革命派，從事破壞，然都是在其國內革命成功以後，纔來騷擾，並不是在革命的當初，即以外國勢力為對象。中國則不然。中國革命之對象，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已使中國陷於次殖民地之境遇，中國若不能脫離帝國主義之羈絆，則不能建設一箇自由平等的國家，所以中國革命，可說是對於帝國主義之鬥爭。要求此鬥爭得到勝利，不能專用武力，凡政治外交實業經濟，均須集中以趨向於此鬥爭之目的。從前所謂滿洲政府以及現在所謂軍閥，語其性質，不過帝國主義之工具。此等工具，在國民革命時節，必須打倒。然不能謂打倒此等工具，即是國民革命完成。至少限度，須使中國能與帝國主義對抗，不受他的羈絆，方纔可說是完成國民革命。——這可說是中國革命的特徵了。

中國革命，既然有此特徵，所以中國革命的方法，不但不能和法國相同，便是和俄國也不能完全相同。

說到這裏，我可以舉一箇例，以爲證佐。

我常常聽得有人說道：『中國資產階級，是非常軟弱的，遠不如一九〇五年時俄國的資產階級，因爲一切主要的工業，都集中在外國帝國主義手裏，那麼，中國資產階級，就不能不軟弱與落後了。因此中國革命領導者的作用，必然的落在中國無產階級手裏。』以上的話，我有大半，可以承認。只是我要問的：何以見得中國革命領導者的作用，不屬於資產階級，即屬於無產階級呢？我們須知道無產階級，嚴格的解釋，是現代產業制度下的工人，換句話說，是工廠的工人，在家庭工業手工業的社會裏，雖然也有工人，但他的組織，不能嚴密，工人的隊伍，是很散漫的。有了機器工廠之後，許多的工人，聚集在工廠以內，隊伍容易結合，組織容易健全，宛如軍隊之軍營一樣，所以無產階級，在社會革命中，成爲極有力的中堅部隊。在私人資本主義制度發達的國家，產業興盛，工廠林立，一方面資產階級發達，一方面無產階級也同時發達。反之產業沒有興盛，工廠沒有林立，一方面資產階級沒有發達，一方面無產階級也同時沒有發達。這是必然的關係。俄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政府對於國內工商業，厲行保護政策，集中生產力量，使國內產業，強度發展，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遂同時並盛。因此在俄國革命運動當中，無產階級能與資產階級爭取革命

的領導權。我們試看，列甯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演說，有一段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的十年當中，俄國每年罷工人數，平均四萬三千，這是說十年當中總共罷工人數為四十三萬，而在一九〇五年正月，就是革命的第一箇月內，罷工人數就有四十四萬。』於此可見無產階級爭鬥之勇，進步之烈。及至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政權雖然暫時維持在資產階級手裏，卒於十月革命，無產階級打倒資產階級，而奪得統治勢力。然而列甯還看出俄國革命單靠無產階級，不能成功，必要領導大多數的農民，參加革命，關於社會主義之實施，甯願對農民讓步，以求獲得革命的堅固同盟，于是有勞農政府之成立，而俄國革命，遂告成功。至於中國呢，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以後，政治上經濟上之特殊勢力，都被攪得，國內一切家庭工業手工業，都被他的機器工業破壞無餘，而國人自辦的機器工業，對於他又不免相形見絀，岌岌然有朝不保夕之勢。資產階級，既然如此微弱，則無產階級所憑藉者，亦不得不謂為微弱。何以見得中國革命領導者的作用，不屬於資產階級，即屬於無產階級呢？還有一層，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以內所辦機器工業，日益發達，因此在這些工廠內的中國無產階級，也隨着發達，其數量比較在國人自辦的工廠內的，還要多些，所以近年中國無產階級，也就有了組織，也就起來參加中國國民革命，其對於帝國主義之抵抗，也已表現

過好幾次。然而我們不可不注意的：俄國無產階級之革命，以推倒國內原有之統治勢力為目的，先打倒君主貴族，再打倒資產階級，統治勢力便完全奪在手裏，所以十月革命以後，可以由工人管理工廠，接着由國家管理工廠。至于中國呢，縱使能將國內原有之統治勢力推翻，縱使能將統治勢力完全奪在手裏，然而許多大工廠，都是屬於帝國主義的，若不能立刻將一切帝國主義打倒，則所謂工人管理工廠，國家管理工廠，都無從實現。若利用罷工手段，其結果固足使帝國主義之工業衰敗，而同時國內也不免發生工人失業問題。所以國中無產階級，若襲用俄國無產階級之革命方法，是不能有效的。這因為革命的對象不同，故此革命的方法也不同啊！

我說了以上一大段的話，並不是想頹喪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勇氣，也並不是以為中國無產階級不能做成中國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中國無產階級，若能努力於國民革命，自然能在國民革命中，做成中心勢力，這是無可疑的。但這是與本文無關的。本文所要注意的，是說明中國革命之對象，是帝國主義，要打倒帝國主義，方能完成國民革命，而要打倒帝國主義，必須使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覺悟起來，聯合起來，先將帝國主義之一切工具打倒，再集中一切政治軍事外交實業經濟的力量，以與帝國主義對抗，一步一步的，將帝國主義在中國政治上經濟上之特

殊勢力，驅逐於中國以外。還有一層，在打倒帝國主義運動的時候，不要忘記了中國自己也會走上帝國主義的那條絕路，不能不思患預防，使中國不致變成資本主義的國家，馴致為後起之帝國主義者。

孫先生在三民主義裏，已經將中國革命之對象，是帝國主義，給我們指示得清清楚楚。至於如何打倒帝國主義，以建設起一箇自由平等的國家，也已經給我們指示得清清楚楚。由三民主義及建國方略建國大綱裏，可以看出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有幾箇特徵如下：

(一) 集合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在黨的領導之下，實行國民革命。所以『扶助農工』的口號，和『農工商學聯合起來』的口號，同時並行。前一口號，是要做成革命的中心勢力，後一口號，是要做成革命的聯合戰線。

(二) 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雖然在反帝國主義的口號之下，集合起來，可是若沒有受過革命的訓練，是不能破壞，更不能建設的。所以由黨領導，使之經過軍政訓政的時期，革命勢力，完全消滅，革命的勢力，已經養成，然後入於憲政的時期。

(三) 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權，便以和平的方法，解決經濟問題。其方法：(一) 平均地權，(

二) 節制資本，(三) 製造國家資本，發展國家實業。凡事物之可以委諸箇人，或箇人經營，較國家經營爲適宜者，應任箇人爲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至其不能委諸箇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以上三箇方法，一則可以發展國家實業，以抵制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二則可以阻止私人的大資本之發生，三則由國家經營，所得的利益，歸全國人民共享，全國人民，便得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

由以上三點，可以見得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決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因爲民生主義之目的，是要阻止私人的大資本之發生。又可以見得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固然有許多地方，可以取法蘇俄，然決不是和蘇俄一樣，因爲民生主義第二講裏，已經說明用不着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以上所述，皆援引孫先生遺著，絕不參雜一毫我見，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已和有箇模型擺在我們面前一樣，清清楚楚，沒有疑義。每一箇忠實的中國國民黨黨員，既然接受孫先生的遺囑，以努力實行自矢，應該對於遺囑上所列舉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等，不加修正，不加曲解，用盡心力，以求其實現。這樣纔是忠實的中國國民黨黨員。

（一）國家建設的方針與目標

國家建設的方針與目標，是國家建設的起點。我們建設國家的方針，是建設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統一、和平的國家。我們建設國家的目標，是建設一個現代化、工業化、社會化、民主化的國家。我們建設國家的方針與目標，是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結合國際形勢而確定的。我們建設國家的方針與目標，是全國人民共同擁護的。我們建設國家的方針與目標，是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的。我們建設國家的方針與目標，是全國人民共同實現的。

（二）國家建設的步驟與程序

分共以後

汪精衛

上回說的，是武漢分共之經過。黨內分共，武漢為最難，亦為最遲。及至最難的部分，已得到最後的解決，分共便成為黨內一致的主張了。如今所要說的，是分共以後，要怎麼樣？

兄弟在此，想提出幾箇要點。

第一，我們要繼續肅清中國共產黨。所謂分共，是將共產黨員，從國民黨裏，分了出去。只是分出去之後，便怎麼樣呢？七月十三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宣言，和七月十九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宣言，都有同樣的語調，即是一面攻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一面仍主張不要退出國民黨。這顯然是藉着國民黨的掩護，以破壞國民黨。恰如要將國民黨做雞蛋殼，而他却要做雞蛋殼裏頭未孵化出來的雞雛，平時借着雞蛋殼的掩護，時候到了，即破蛋殼而出。這種一相情願的事，只好說是妄想。他為要實現這妄想，已經定下種種計畫。綜合幾箇月來，莫斯科所發表的議論，以及中國以內所得到的報告材料，他的計畫，大概是：以蒙古為根據，向北方各省，逐步進取。他以為國民黨在北方各省的勢力，比較微弱些，可以為所欲為。至於南

方各省，無論什麼運動，都有國民黨做他的對頭，所以他必以破壞國民黨為第一著。其破壞方法，除在國民黨外實行種種擾亂，最狠毒的，莫如混入國民黨內，做種種挑撥離間的工作。他以為國民黨分裂之後，創痕是一時不能即合的，借此機會，使國民黨自相殘殺，不難使之同歸於盡。如此說來，現時所謂分共，只能說是國民黨已經確定的主張，而不能說此主張已經完全做到。如今擔負國民革命之責任的，是國民黨，共產黨破壞國民黨，便是破壞國民革命。不但國民黨要一致起來，將他打倒，中國國民，也要一致起來，將他打倒。

第二，我們要重新整理國民革命的理論。我們所謂分共，不但要將共產黨分子，從國民黨裏分出去，尤其要將共產黨理論，從國民黨裏分出去。國民黨自施行容共政策以來，共產黨分子，在國民黨名義之下，向農工商學各團體，宣傳了不少共產黨的理論。如今共產黨分子，雖然分了出去，而其所留下的理論，仍然存在於農工商學各團體裏。農工商學各團體，倉卒之間，不能分別出那些是國民黨的理論，那些是共產黨的理論，這已是極大的危險。而尤其危險的，是農工商學各團體裏頭，有些熱心的人，本來是國民黨，不是共產黨，而誤認共產黨的理論，是國民黨的理論，且以為是國民黨裏頭最革命的理論。這種的人，說他是共產黨，他必不服，然他的理論，卻與共產黨

一般無異。這種的人，在農工商學各團體裏遇見了不少。所以國民黨當前最急的工作，是將數年以來，國民革命的理論，重新整理一遍。將共產黨的理論，夾雜在國民黨的理論中的，一一剔了出來。明明白白，指示給農工商學各團體，這些是共產黨的理論，必須拋棄，這些是國民黨的理論，合乎國民革命的需要。然後農工商學各團體，方不致迷了方向。這不但是國民黨當採的手段，而且是國民黨當盡的義務。不然，只將共產黨分子分出去，而共產黨理論，仍然存在，分共之目的，是不能達到的。

至於整理的方法，當如何呢？自然是以三民主義為度量衡。凡理論之合於三民主義者則留，不合於三民主義者則去，不能有絲毫苟且假借。舉例來說，階級鬥爭，是共產黨的信條。而民生主義裏，卻已將階級鬥爭的理論，批評得清楚。人類因有階級，纔有鬥爭，這是事實，無論何人，不能無視的。如其要消滅鬥爭，必先要消滅階級，階級消滅，則人類致於平等，進於大同，自然用不着鬥爭了。這一點，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目的，是相同的，所以總理說，『民生主義，即是共產主義。』然共產主義，是要無產階級，用鬥爭的力量，打倒其他一切階級，即有時貪圖聯合戰線的便利，與農民同盟，甚至與小資產階級同盟，都不過一時的便利，不是永久的結合。所以各階級間之互相殘

殺，是必然的現象。而且這些現象，是有意做成，並非是出於意料所不及的。民生主義，則是用思慮豫防的方法，使階級之未發生的，從此停止，已發生的，也逐漸消融，以引而致之於自由平等之域，所謂事半功倍。所以總理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是在方法。』中國現在的情形，是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凡是次殖民地的國家，因為經濟落後，大工業沒有發達，沒有什麼大資本，沒有什麼大商業，所以社會階級，是不甚懸絕的。而且就全社會看來，最大的壓迫階級，是帝國主義，而全社會皆處於被壓迫階級的地位。所以中國今日所需要的，祇是國民革命。而國民革命所需要的，是民族聯合，反抗帝國主義。社會間各種力量，應該分功合作，以達此目的。提出階級鬥爭，使社會間自相殘殺，於民族聯合，不但無利，而且有害的。照中國現在的情形來說，已是如此。照民生主義之最終目的來說，『社會之所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所以要達到民生主義之最終目的，也不當採用階級鬥爭之方法，而當採用聯合社會間各種力量的方法。

如今舉幾件實事，來做證明。

先就農民運動來說，自去年北伐以來，共產黨在兩湖做農民運動，其唯一口號，是沒收土地。所以創出「打倒地主」以及「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種種名詞。其結果大中小地主一齊打倒，農民一無所得，徒便宜了一般地痞流氓。最可恨的，他們還要用「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來做護符。須知道總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在民生主義第三講裏，說得明白，是要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的。並且在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裏，把耕者有其田的意義，更解說得詳細。共產黨借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來沒收土地，並且由下級機關，自行沒收，不經過政府。這種做法，正是民生主義所痛恨的。我們分共之後，必須向農民解釋明白，共產黨的農民運動之理論與方法，和國民黨的，全然不同。共產黨之農民政策，所謂沒收土地，不過說得好聽。其實農民不但沒受其益，反受其害。因為他只圖唆使農民打倒鄉村間其他一切階級。其結果社會聯鎖，為之打破，農民亦無以自全。他卻正好利用這些失耕農民的騷動，以為其獲取政權的憑藉。這真是農民之蠹賊。至於國民黨之農民政策，載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雖似乎卑無高論，卻適合於農民目前之需要。而其指示農民與國民革命之關係，更為非常密切。我們可以對每一箇農民說：農民所患的，不是沒有土地麼？然而中國有些地方，土曠人稀，農民不愁沒有土地，卻愁有地不能種。近

年以來，所謂華北旱災，深知原因的，知道不僅是由於天旱，卻是由於有地而不能種。因為農民比工人更苦，工人有了身體手足，便可勞動，以得工錢。農民單是勞動，還不夠的，勞動之外，還要本錢。買牛，買耕具，買種子，都是非有本錢不行的。農民何處得本錢呢？是由於借貸。鄉村間的高利貸，說起來，駭人聽聞的。農民從高利貸得到本錢，幸而那年無水旱之災，得以豐收，租稅之外，得以還債及供衣食。不幸而那年有水旱之災，賠了本錢不算，還要賣兒賣女，以納租稅，及還債呢。這便是有田而不能種之一原因了。所以農民問題，不是有了土地便得，還須計及本錢。各處設農民銀行，以經微利息，借給農民，資其耕作，纔可以解除有地不能耕之苦痛。然而農民銀行，談何容易？不是國家財政充裕，社會經濟舒展，何能辦到？可見得解決農民問題，不當但着眼於農民本身，而當兼着眼於社會聯鎖關係了。有了土地，有了本錢，似乎可以耕作無憂了。然而還是不夠的。如果地方不能太平，有土匪打劫，不但禾稼被其蹂躪，雞狗被其殺戮，田廬被其焚掠，有時連兒女也被其擄去勒贖，再遇着不良軍隊，真所謂賊過如梳，兵過如篦，其痛苦更不堪言。可見得解決農民問題，不當但着眼於社會相互經濟關係，而當兼着眼於政治了。政治清明，地方太平，農民似乎可以安居樂業了。然而還是不夠的。出口的是農產品，入口的是工業製造品。農民辛苦種出來的豆子，被外國

人用低廉的價，買了出口，再用機器，榨成豆油等等，運之入口。農民辛苦種出來的棉花，被外國人用低廉的價，買了出口，再用機器織成棉布，運之入口。其價值相去，不止倍蓰。諸如此類，數之不盡。農民將一滴一滴的汗換得來的金錢，以為可以放在手裏，不知其結果是加倍蓰賠了出去。幾十處通商口岸，好比人身上幾十箇創口，有限的膏血，從幾十箇創口裏，日夜流出，無論如何強壯的人，也要病倒的，何況是著名的遠東病夫呢。不平等條約，片面義務的關稅制度，如果不能廢除，全國勢必淪於破產，農民自然不能倖免的。可見得解決農民問題，不當但着眼於政治關係，而當兼着眼於國際現狀了。以上所說，社會關係，政治關係，外交關係，和農民本身，密切連帶如此。可見得國民革命的三箇口號，（一）農工商學聯合起來，（二）打倒軍閥，（三）打倒帝國主義，正是農民運動所必需的。這三箇口號，為國民革命計，亦即為農民計。國民黨的農民政策，實實在在，是為農民謀利益的。經此一番解釋，農民定必恍然無疑。再不去上共產黨階級鬥爭的老當，而明白承認民族聯合共同致力國民革命，為農民解放運動之唯一方法了。

再就工人運動來說，共產黨叫得最響的，無非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以無產階級獨裁為目的，要做成無產階級的國家。但攷之實際，何嘗是無產階級的國家，不過是幾箇無產階級領

袖的國家便了。幾箇領袖各自以一般無產階級做背景，來奪取政權。一般無產階級不過做他奪取政權之犧牲。其他階級更不用說。今年五月間，漢陽縣黨部爲共產黨所把持，擅自議決，沒收漢陽十五間工廠，組織工人管理委員會。須知道工人管理工廠，是共產黨已經試驗過失敗的事情。俄國十月革命之初，曾經幹過工人管理工廠，不多幾時，原料缺乏了，工資缺乏了，燃料缺乏了，情見勢絀，不能維持下去，趕快由國家收回管理。意大利當大戰以後，曾有一兩處演過工人管理工廠的喜劇，當其佔領工廠之始，豎起紅旗，唱國際歌，十分高興，不多幾時，原料工資燃料都無着落，無可奈何，反去請求政府替他向資家調停，於是慕索里尼窺見弱點，乘之而起，以捧喝圍把共產黨打得落花流水。這兩件失敗的經驗，中國共產黨豈有不知道的。何以還想在湖北從新搬演？哼，你以爲這是他的愚獸麼？其實正是他的狠毒。他明知道工人管理工廠，其勢不能維持。一而要求國家管理，挾制國民政府，暴露其弱點。一面利用工人失業之衆多，做成社會的恐怖，經濟的混亂，得所憑藉，以奪取政權。他只圖以共產黨替代國民黨，操縱國民革命，工人的死活，那裏放在他的心裏。所以與其說共產黨是工人階級之友，不如說共產黨是工人階級之敵。至於國民黨之工人政策，載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雖也似乎卑無高論，卻適合于工人目前之需要。而

且工人之解放，與國民革命，息息相關，也和農民一樣。國民革命，不專為工人謀利益，而工人之利益，必於國民革命成功之後纔得到真正之保障。國民黨戮力於國民革命，即是戮力於工人之解放。工人如果明白了國民黨之主義與政策，必不再信共產黨什麼無產階級獨裁騙人的話，而誠心誠意，加入國民黨，以努力於國民革命。

再就商民運動來說，共產黨的口號，是「打倒資本」，國民黨的口號，是「節制資本」，兩箇口號，截然不同。共產黨還利用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名詞，今日說打倒這箇，明日說聯合那箇，九月中旬，我到上海，聞得人說，南京清黨的時候，捉着一箇當舖的老板，說是共產黨，這固然是奇聞。五月中旬，我在漢口，聞得咸寧縣黨部的宣傳，有五十塊錢以上的，便是小資產階級。我想田舍間養一只耕牛，價值往往在五十元以上，然則一只耕牛也是一箇小資產階級了。我因此聯想到布哈林說過，「我們對於聯合富農，其意味等於養取肥牛，搾取牛奶。」所以共產黨說聯合小資產階級，其意味也不外如是。什麼聯合，不過打倒的代名詞便了。至於國民黨之節制資本政策，在建國方略裏，說得最為明白。「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一）箇人企業，（二）國家經營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箇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應任箇人為之，由國家獎勵，而

以法律保護之。今欲利便箇人企業之發達於中國，則從來所行之目殺的稅制，應即廢止，紊亂之貨幣，立需改良，而各種官吏的障礙，必當排去，尤須輔之以利便之交通。至其不能委諸箇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所以打倒資本的口號，實與國民黨政策，大相違背。容共時代，有些黨員，隨着共產黨的口吻，高叫打倒資本，實是大上其當。分共以後，按照民生主義和實業計畫，切實宣傳，並時時注意於改善店員與店東之關係；工人與廠主之關係，調和適當，則一般商民和實業家沒有不歡迎國民黨的。

再就學生運動來說，五六月間，我聞得湖北省黨部青年部的宣傳，有所謂「讀書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我初時不信，以爲斷沒有如此荒謬的人，說如此荒謬的話，後來問顧孟餘同志，始知確有其事，真是可惡之極了。不讀書的仍然好叫做學生，猶之不做工的仍然好叫做工人，不耕作的仍然好叫做農民，不做買賣的仍然好叫做商人，真是名實不符之至。他還說道，「打倒智識階級。」社會譬如人身，勞動階級，要打倒智識階級，譬如兩隻勞動的手，要打倒一箇儲智識的腦，何愁不打倒，只怕同歸於盡便了。如果想中國成爲一箇自由平等獨立的國家，必須有自由平等獨立之文化。這箇責任全在學生身上，學生不去求智識，是自暴自棄其責任。而所謂打

倒智識階級，是逼人自暴自棄其責任。這真正是亡國滅種的罪人了。孫文學說，諄諄告人以知難行易，一方勉人以力行，一方正是勉人以求知，決沒有如此滅裂魯莽的理論的。

以上嚕嚕囂囂的，說了一大段，是證明對於民衆運動之理論及方法，共產黨的，與國民黨的，截然不同。分共以後，第一要義，是將共產黨的理論，從國民黨理論中，分了出去。如今一般腐化分子，口口聲聲，不要民衆，凡有接近民衆的，幾乎就要疑心他是共產黨，這種荒謬心理，固然可恨可憐。但是接近民衆的時候，如果不將國民黨的理論，認識清楚。隨手檢起一些時髦書籍，便根據宣傳，也是莫大的危險的。

第三，中國國民黨第一緊要的口號，是「建設起來。」我們的口號，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如今又添了打倒中國共產黨，這些誠然是要打倒的。但是打倒以後，可怎樣呢？自從北伐以來，我們已打倒了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不久便要打倒了張作霖，我們已收回了漢口九江英國的租界，我們已將共產黨驅逐出國民黨以外，這些工作，在國民革命史上，誠然有相當價值的。但這些都是消極的工作，不是積極的工作。只能在國民革命的大路上，排除障礙。還沒有將國民革命的目的，實現出來，所以今日，我們第一緊要任務，是將國民黨的主義及政策，實現出來。即使一時

力不從心，而最低限度之政綱，不可不求其實現。今日國民之望治，真真如饑者之望食，渴者之望飲了。孟子說得好，「饑者甘食，渴者甘飲。」又說，「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這真能描出一般人民久亂思治的心理。我們不要性命的去做國民革命，如能為人民解除一些些的痛苦，獲得一點點的幸福，我們的良心，也得到安慰。我們如其能建設起來，則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以前做過的，不為徒勞，以後做去，當更有把握。不然，不但不能打倒軍閥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反為軍閥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做機會了。

以上所說三點，都是分共以後，必要的工作，隨便說來，期與諸同志努力做去。



台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3107911

